

青年学术丛书·哲学

YOUTH ACADEMIC SERIES-PHILOSOPHY



分析与综合二分问题研究

周文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青年学术丛书·哲学

YOUTH ACADEMIC SERIES-PHILOSOPHY

分析与综合二分问题研究

周文华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振明 李静韬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与综合二分问题研究/周文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ISBN 978-7-01-010913-8

I. ①分… II. ①周… III. ①逻辑学-研究 IV. ①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1914 号

分析与综合二分问题研究

FENXI YU ZONGHE ERFEN WENTI YANJIU

周文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0913-8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謹以此作獻給我的父親周啟志

语之所贵者意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

ABSTRACT

Since Kant's cleavage between analytic and synthetic truths, the study of analyticity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epistemology. The dichotomy of the analytic and the synthetic is a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logical positivism. But Quine has shown that such a dualism is an unempirical dogma of empiricists, the conception of analyticity is problematic.

In Chapter One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alytic and synthetic statements is outlined, and the arguments of White and Quine against the distinction are displayed. In Chapter Two, I examine all the main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analyticity in the literature, including Kant's, Frege's, Russell's, Carnap's, Quine's definitions. The I – analyticity of Paul Horwich, the hyper – analyticity of Ned Block, and the “analytic in S” of Mario Bunge are not proper analyticity. The conceptions of the S – analyticity of Zhou Bei – hai and the representational analyticity of Jack C. Lyons can't count the normal phenomena of analyticity. Excluding them, the definitions of analyticity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 Chapter Three, I examine the arguments against the Quine's Thesis by Benson Mates, H. P. Grice and P. F. Strawson, and the arguments of Gilbert Harman for replying them. I analyze the prior presumption argument of Grice and Strawson, and conclude that Scott Soames doesn't understand the argument quite well. Then, I rebut the arguments of Morton White and some arguments of Quine. In Chapter Four and Five, I explore the definitions of sentence and meaning, and distinguish sentence and sentence meaning from proposition respectively. I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of proposition, explicate some of its properties systematically. Meanwhile I show that the refusal of propositions by Quine and Andrea Iacona is implausible.

In Chapter Six, I prove that there isn't any analytical sentence in whatever a rational conception of analyticity. I examine Katz's definition of analyticity, rebut both Paul Boghossian's and Gillian Russell's definitions of analytical sentence.

Finally, in Chapter Seven, I show that there exist analytical propositions, and every proposition is either analytic or synthetic, in an appropriate cultural community. I rebut Putnam and advocate the finite blockism to confront holism, and give a new solution to the paradox of analysis.

本书体例说明

1. 本书的语言是中文。所以，一切专有名词（人名、地名、书名等）如原名不是中文的，在本书中首次出现的中文译名后都附上其原名或英文名，外加括号。

2. 所有的引文都在结束处注明来源。注释采用的格式是国际通行的“作者—年份—页码”格式，并置于括号中。

A：中文版的作者名用中文名称或中文译名，英文版的作者名用英文名称，如此类推。

B：年份即该引文所源自的参考文献的出版年份。遇到参考文献的原文首版年份与该文献的引用版本的年份不同时，有时为了明确历史发展情况，两个年份同时列出，中加“/”。同一作者同一年份的不同文献，在年份后加“a, b, c”等以区分开。

C：单页码用“p.”起首，连续页码用“pp.”起首，如“p. 18”表示第 18 页，“pp. 324 – 36”表示从第 324 页至第 336 页。

D：对于经典文献有标准本的（如《亚里士多德全集》），还在注中列出标准本页码及行号。

3. 为示区别，简短引文或引语外加引号；而较长引文则采用不同于一般正文的字体：引文的字体为楷体，正文的字体为宋体。

4. 为方便研究者，引文的原文不是中文的，尽量采用已有的中文译本。若引文没有适当的中文版译文的，由本文作者自行译出中文。对于可能有争议的译文和关键性的个别词句，其相应原文列于注释中。

5. 所有的注释都列于页脚。

6. 文后的参考文献只列出正文引用过的文献。

7. 每一章的例句编号和图形编号（如果有的话）都是独立的。

8. 在引文中，原文重点处加黑；我重点强调之处加下划线。楷体引文

中出现的被置于括号中的宋体文字是我加的，虽为原文所无，但加了便于阅读理解。

顺便说一下，哲学不同于寻常之见、不同于那种零散观点的罗列，就在于它的论证性和体系性。很多哲学家的作品，也许有表面的体系性，却由于缺乏论证或其论证理路不够明晰，使得组成其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看不出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仿佛是不堪一击的松散的沙堆。所以强调论证是哲学要得到深刻进步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在本文中十分重视论证，并且尽可能地使用证明的形式。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明确问题的所在，明确哲学家们是怎样解决相关的问题的，明确一个观点的理由以及它是如何得到论证的，明确论证的前提和结论，以及逻辑上是否有效。这当然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或者减少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连贯性，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为了引用和分析的方便，我将尽可能地把所有的论证写成“论证 Ar”，其后加上数字编号（小数点前的数字表示第几章，小数点后的数字是序号）的形式；这里“Ar”是源于英文的“Argument”一词。类似的，我把所有论证的论点写成“Ts”，其后加上数字编号的形式；这里“Ts”是源于英文的“Thesis”一词。我在剖析别的哲学家的论证的时候，有时也把他们的论证写成这种明确的证明的形式，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已有的一些论证理路丢失了，却可能把一些不完全属于他们的东西加了进去，因为虽说这也是一种“我注六经”，却难免会有一些再创造的成分。但六经俱在，哪些是我，哪些是六经，读者明鉴。

目 录

本书体例说明	1
第一章 问 题	1
§1 问题的提出	1
§2 哲学史上重要的对命题的区分,兼论康德是作出分析—综合 区分的第一人	8
§3 怀特的论证	14
§4 蒯因的论证	21
§5 问题的细化	34
第二章 定义,分析与综合的定义	38
§1 引言	38
§2 定义	39
§3 康德的定义与“包含”	46
§4 弗雷格和罗素的定义	51
§5 卡尔纳普的定义	54
§6 其他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的一些定义	60
§7 蒯因提到的其他定义(附穆厄勒的分析性定义)	61
§8 邦格、霍尔维奇、布洛克的分析性定义	66
§9 周北海、李翁的分析性定义	70
§10 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定义的小结	75

第三章 论证与反驳	78
§ 1 分析性概念家族中的概念是否可以理解或可以得到明确的阐释?	79
§ 2 “循环定义”的问题	85
§ 3 有利于二分论的先行条件论证	88
§ 4 对先行条件论证的反驳与反反驳	97
§ 5 对怀特的反驳	107
§ 6 对蒯因诸论证的考察	110
第四章 句子与意义	117
§ 1 什么是句子?	117
§ 2 句子的定义	124
§ 3 什么是意义?	131
§ 4 句子、意义与真	138
第五章 命题与事实	145
§ 1 命题是什么?	145
§ 2 驳斥爱柯纳	156
§ 3 命题不是什么	162
§ 4 命题存在吗?	168
§ 5 命题的表达与辨认	173
§ 6 事实	177
第六章 论没有分析句子	183
§ 1 没有第一组分析性定义意义上的分析句子	183
§ 2 没有第二组分析性定义意义上的分析句子	191
§ 3 卡茨的定义	198

§ 4 伯高先的定义	207
§ 5 对伯高先定义的批评	212
§ 6 基莲·罗素的定义	216
§ 7 对基莲·罗素的定义的批评	222
§ 8 没有第三组和第四组分析性定义意义上的分析句子	229
第七章 论命题可以二分	235
§ 1 引言	235
§ 2 论一切命题可以二分,驳蒯因式反驳	237
§ 3 驳普特南	244
§ 4 整体论与有限板块论	253
§ 5 三类与二分	259
§ 6 答案	265
参考文献	275
附录一	284
附录二	286
跋	292
后记	295

第一章 问 题

§ 1 问题的提出

1.1

本书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分析与综合的二分问题，即一切真命题是否可以区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例如，对于下述的六个命题：

- (1) 武汉大学樱花正开。
- (2) 今天下雨。
- (3) 孙悟空是唐僧的大徒弟。
- (4) 要么今天下雨，要么今天不下雨。
- (5) 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
- (6) 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

一般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组：(1)、(2)、(3) 是综合命题，(4)、(5)、(6) 是分析命题。这里分析命题的特征是：只要明白它的意义，就可知道它是真的；而综合命题则需要有关的“事实”方面的知识，才可断定其为真或为假。

分析命题的否定命题称为矛盾命题。因而矛盾命题的特征是：只要明白它的意义，就可知道它是假的。由于综合命题的否定命题仍然是综合命题，如果一切真命题可以区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那么一切命题就可以区分为分析命题、矛盾命题和综合命题。如果把分析命题和矛盾命题统称为广义的分析命题，那么，分析与综合的二分问题也就是一切命题是否可以区分为综合命题与广义的分析命题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有人否认存在命题，认为存在的只是句子，因而分析与综合的二分问题也就是，一切句子是否可以区分为分析句子与综合句子。因此，

命题是什么？命题存在吗？一切句子是否也可以二分？本书也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1.2

用“分析的”和“综合的”来标识两类不同性质的命题，这一做法来自康德（Immanuel Kant）^①。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中已经使用“分析命题（analytischer Satz）”和“综合命题（synthetischer Satz）”这对概念^②；康德的另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分析判断（analytisch Urteil）”和“综合判断（synthetisch Urteil）”^③。

此前，分析和综合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相对立的）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论物体》（*Concerning Body*）中便谈到“分析方法（analytical method）”和“综合方法（synthetical method）”，前者即分开或分解，又称分解法；后者即组合，又称组合法^④。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其《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介绍他的方法论原则的第二条时，很好地说明了什么是分析方法：

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⑤

实际上，分析和综合作为方法在柏拉图（Πλάτων, Plato）那里就有生动的描述：

头一个步骤是把各种纷繁杂乱、但又相互关联的事物置于一个类型下，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第二步看起来与第一步正好相反，顺应自然的

① 首先用“分析的”和“综合的”这一对词来标识两类不同性质的命题，与首先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这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无可争议是康德作出的，后者是谁在学界仍有争议。我认为后者也属于康德，见我在§2的论证。

② 对《纯粹理性批判》这部极重要的经典著作，我们引用的中文版是邓晓芒先生的译本（2004年版）。重要概念需要注明德文原文时，以及引用该著作时，则根据学术惯例指出其相应的A版或B版页码，这里A版即1781年的第一版，B版即1787年的第二版。“analytischer Satz”见于B15，“synthetischer Satz”见于B14。字面上，它们可译为“分析句子”与“综合句子”，但在康德那儿，译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更为妥当。

③ 康德2004，p. 8，A7或B10

④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87，p. 387

⑤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87，p. 364

关节，把整体划分为部分。^①

不过，此处笛卡尔和柏拉图均没有使用“分析”和“综合”这样的词。因为，从词源上看，“分析”、“分析的”源于希腊文的 αναλυσει 和 αναλυτικως。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ελους^ς，Aristotle）用过这个词^②，指的是通常的证明（尤其是几何证明）中所用的方法。即使是现在，词“分析”和“综合”仍然常常指这两种方法，而不一定是指命题的这种逻辑的或语义的性质。

1.3

在对命题的区分中，与“分析的”和“综合的”区分一样重要的还有：先天的（a priori）和后天的（a posteriori）区分，必然的（necessary）和偶然的（contingent）区分。我们将在下一节对这些区分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这里只是扼要地说一下在康德那儿这些概念的主要意义。

康德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下了定义：

（K1）：在一切判断中，从其中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考虑，这种关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要么是谓词 B 属于主词 A，是包含在 A 这个概念中的东西；要么是 B 完全外在于概念 A，虽然它与概念 A 有联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把这判断叫作分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称为综合的。^③

但却没有对词组（phrases）“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明确地下过定义。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命题（proposition）”这个概念要比“判断（judgment）”概念广泛，判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命题^④，判断由主词和谓词组成，是主谓结构的。不过，康德的区分显然并不限于狭义的判断即主谓结构的命题，而是针对一切命题而言的。因为，很多算术命题和几何命题不是主谓结构的，但是康德说过：

所以算术命题永远都是综合的；……纯粹几何学的任何一个原理也不

① 柏拉图 2003，pp. 184 - 5，265d - 266b

② Aristotle 1960，p. 164，p. 126，88b19，84a8

③ 康德 2004，p. 8，A7

④ 对于“判断”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流行的见解。但这种见解是有漏洞的，后面我们将采用一种更为广泛的“判断”概念，即把判断看成是命题的使用。

是分析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一个综合命题。^①

算术和几何都是数学的分支，而康德又说过：

真正的数学命题总是先天判断而不是经验性的判断。^②

这样看来，康德使用“判断（Urteil）”这个词时也并不限于主谓结构的判断，也能指不是主谓结构的命题，即康德的“判断”的范围几乎和“命题（Satz）”一样，这两个词他常常互换使用，这还表现在他如下的话语中：

如果有一个命题与它的必然性一起同时被想到，那么它就是一个先天判断。^③

但是由于对一般的命题或句子而言，什么是其“主词（Subjekt）”、什么是其“谓词（Prädikat）”充满着问题和争议，而康德又没有给出答案，这使得他的定义 K1 受到非难^④。定义 K1 的另一个受到人们批评的地方是，其中用到“包含”，但这个隐喻概念的意义不够清晰。

为了把握康德用“分析的”与“综合的”来区分命题的本意，下一段话也值得注意：

（K2）：1. 我们的知识通过分析判断丝毫也没有增加，而是分解了我已经拥有的概念，并使它本身容易被我所理解；2. 在综合判断中，我在主词概念之外还必须拥有某种别的东西（X），以便知性借助于它将那个概念中所没有的谓词仍然作为属于该概念的来加以认识。^⑤

因此，K1 是就判断的主谓词间的逻辑关系来划分判断的，而 K2 是就判断与人们的认识间的关系来谈的。但康德也有纯粹从认识论角度对判断（命题、知识）的划分，这就是他对先天的和后天的知识的区分。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⑥ 所以在康德那里，知识按其来源（按其与经验的关系）被区分为先天的和经验性的（empirische；即后天的）知识：

① 康德 2004，p. 13，B16

② 康德 2004，p. 12，B14

③ 康德 2004，p. 2，B3

④ 例如，Pap 1958，p. 27

⑤ 康德 2004，p. 9，A8

⑥ 康德 2004，p. 1

(K3): 我们在下面将把先天的知识理解为并非不依赖于这个那个经验、而是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经验所发生的知识。与这些知识相反的是经验性的知识,或是那些只是后天地、即通过经验才可能的知识。^①

至于“必然的”与“偶然的”区分,康德把这归源于他所说的“纯粹知性概念”的被称为“模态的范畴”的方面,因此从模态方面看,判断有必然的与偶然的之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康德的范畴表^②,判断另有“可能的”与“不可能的”之分,它与“必然的”与“偶然的”之分并不是一回事。

说到这些区分之间的关系,康德指出: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和必然的,经验判断都是综合的,并引发出他的哲学的核心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虽然康德的定义 K1 等并不能使人满意,他的这些区分今天看来仍然有不少含糊之处,但是较之他以前,则要清晰得多^③,且能让我们对这些区分有一些初步的把握,能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总之,康德把所有的命题二分为分析的 and 综合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4

自 1764 年康德首先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以来^④,到 1950 年止,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赞同“命题可以区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认为这一区分是重要的、合理的、基本的,甚至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只是对某些命题到底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是先天的还是经验的等有些争议。例如,康德主张算术命题是先天的和综合的,而密尔(John S. Mill)则主张算术命题是经验的,甚至像“3 是 2 加 1”这样的命题“也断

① 康德 2004, p. 2, B3

② 康德 2004, p. 72

③ 见 § 2。

④ 对此的论证见 § 2。学界了解到这种重要的区分也许是在康德 1781 年出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后。但康德自己在其著作中最初作出这种区分是在 1764 年,在“自然神学原理与道德原理之不同之研究”一文中。见(Mayer 2003, pp. 71-2)。